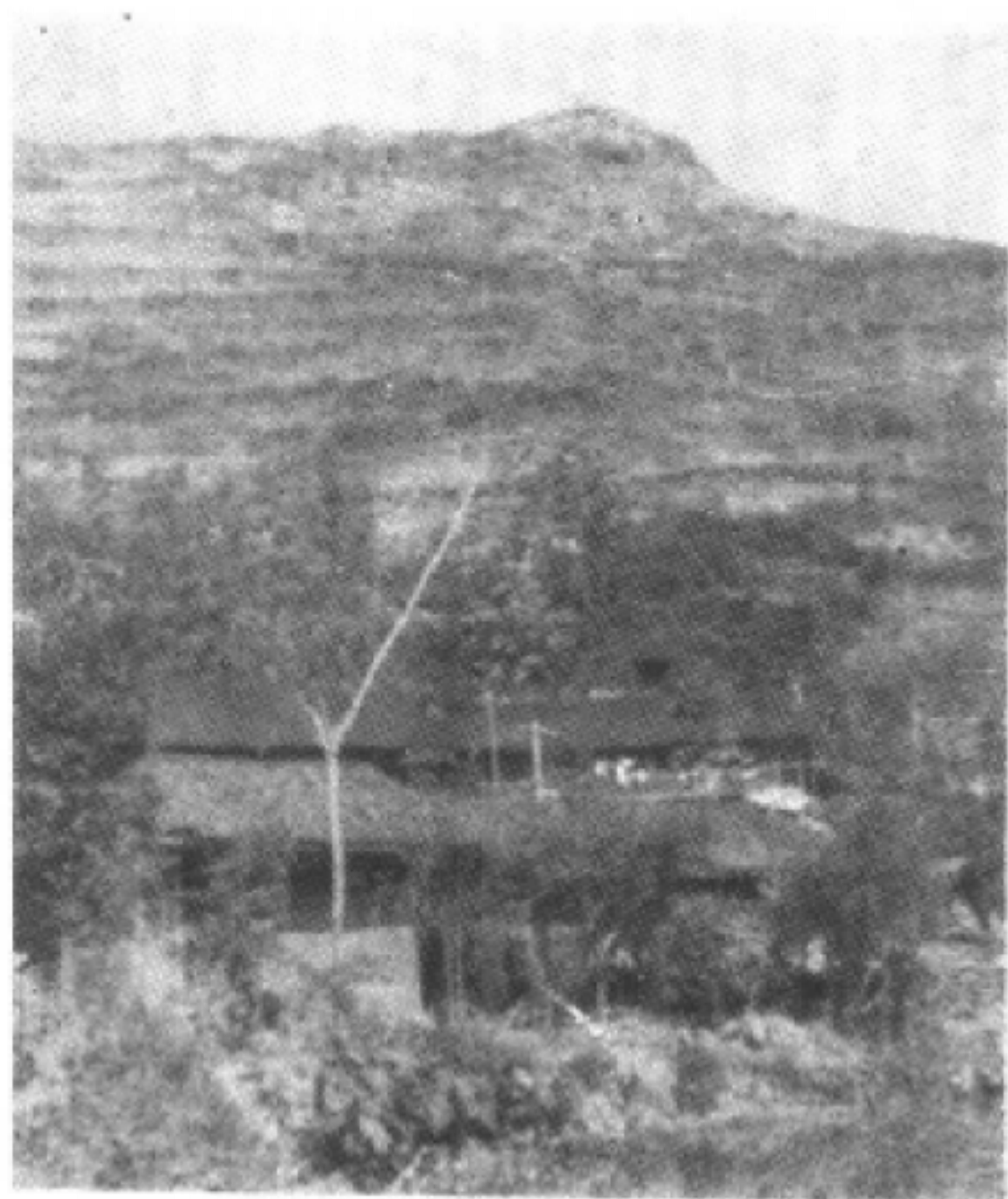




石兴顺住宅旧址



革屯军隆头税务局和军官学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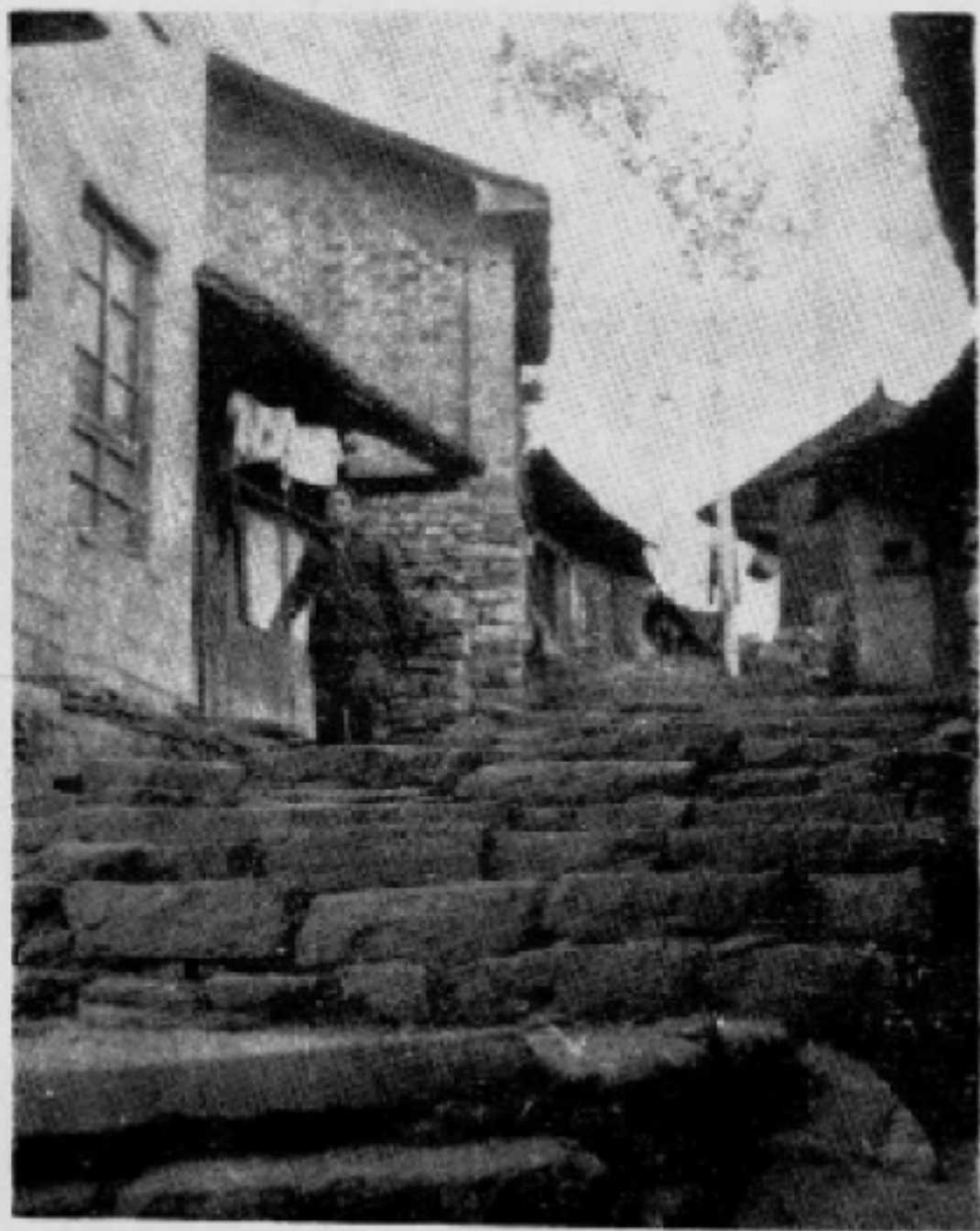
革屯军与电务军激战水田河战马山旧址



田柏卿住宅前砌堡旧址



梁明元进攻保靖城路线——夕阳桥旧址



石兴顺团进攻保靖城路线——廖家坡旧址

目 录

33

- 屯田制由来与“革屯抗日军”起义始末……………孙锡华（1）
- 流弊百年的屯防制度……………龙顺成 彭图湘（15）
- 石兴顺首义革屯……………龙大它 石绍玉（23）
- “革屯抗日军”揭竿记……………向元文（26）
-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
- 记革屯抗日军旅长田柏卿的一生…彭景星 田廷清（33）
- 火烧万岩屯仓……………石源明（46）
- 洪乡长参加革屯……………石昌道 石源载（48）
- 我所见到的革屯军……………张德茂（52）
- 围攻保靖城……………龙大它（54）
- 龙焕云闹革屯……………颜白举（60）
- 水田河团防走上革屯抗日的道路……………余利仁（62）
- 李安江事略……………李月仙 陈远武（65）
- 激战水田河……………龙大它（71）
- 排大方的革屯好汉……………吴昌海（77）
- 回忆同革屯军作战……………田海云 田 明（82）
- 从鸭客到营长
- 记石把其革屯事……………龙大它（87）
- 革屯侠女谢老花……………吴金仙 王银芝（93）
- 永志难忘的岁月……………王必发（99）
- 小诸葛赵董平……………龙大它（101）
- 革屯抗日愿捐躯 惟叹壮志不得酬
- 记洪远润革屯抗日前后……………洪远瀚 洪荣吉（103）

抚今忆昔话革屯·····	彭青云(111)
在跟随洪远润转战的日子里·····	洪荣吉(113)
洪江剿匪到湘北抗日侧记·····	孙锡华(117)
占奔沙 夺隘口·····	洪远瀚 石绍玉(132)
石团长勇挫王营长·····	梁家忠(135)
为剿石兴顺 多次换乡长·····	吴昌海(137)
王营长下令烧苗山·····	石太保(139)
石兴顺拒编后的活动片断·····	吴祖远(141)
翁科阻击战·····	石昌座(148)
最后一仗·····	梁巴全 梁 昌(152)
石兴顺血溅石华·····	田廷清 陈家驹(156)
附录：档案资料·····	(162)
后 记·····	文史委员会(199)

屯田制由来与“革屯抗日军”起义始末

孙锡华

一、湘西屯田的由来

“湘西革屯抗日军”的起义，不但漫延到苗族聚居的湘西有“屯”七县，而且涉及附近无屯各县，甚至影响到湖南全省政局，这是继“乾嘉湘西苗民起义”以后，湘西苗民最大的一次起义，影响深远。那时我正在故乡保靖县城养病，对于此次起义的始末，曾有所了解，特就见闻所及，作一历史性的系统记述。

首先，我追溯一下湘西屯田制度的起源，这是湘西苗族人民用血和泪写下的历史。

明清乾隆六十年（一七九五年）初，永绥厅（今花垣县）黄瓜寨苗民石三保与乾州厅（今吉首县）平陇苗民吴八月及贵州省松桃县大寨苗民石柳邓等，各聚众数百人，分别举行起义，反抗明清专制王朝的压迫与歧视，接着，凤凰厅鸭保寨苗民吴陇登等起兵响应，拥众数万人，屡败清军，先后攻克乾城及浦市镇，并包围永绥、凤皇、麻阳、泸溪等城，声势浩大，清王朝统治者极为震惊，急调当时名将云贵总督福康安驰赴湘西镇压，并派四川总督和琳、湖广总督毕沅、两江总督福宁指挥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等七省兵力，协同进攻。福康安采用了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的两手策略，经过大小数十战，吴八月于乾隆六十年（一七九五年）十二月，被吴陇登叛卖遭擒，被就地凌迟处死；石三保于嘉庆元年（一七九六年）五月战败被擒，被解往北京凌迟处决，石

柳邓于嘉庆二年（一七九七年）一月，与清军苦战，壮烈牺牲。最后剩下吴八月第四子吴延义，也在与清军苦战受伤后被擒。于同年二月，在北京被害。这些起义军首领的家属，无论男女老幼全被杀戮。至此，轰轰烈烈的“乾嘉苗民起义”基本上被镇压下去，起义军的残余部队，由吴陈受等率领，前仆后继，坚持战斗。至嘉庆十年（一九〇五年）才完全失败，前后达十一年之久。

明清王朝为镇压此次苗民起义，动员了七省兵力共达十八万人，耗费库银二千余万两，军粮约一百万担。统帅福康安及和琳都病死前线，战死提督花连布以下军官和行政官吏二百余员，满清统治者在此苗民起义中受到沉重的打击。

当时满清政府的风皇直隸厅同知傅肅，在此次镇压苗民起义的过程中，为清军出谋划策，并对起义军内部进行分化瓦解，起义军被镇压以后，受到满清统治者的重赏，不久被提升为镇竿兵备道的道台。他对他的满清主子感激涕零，立志图报，便挖空心思，绞尽脑汁，制定出一套臭名昭著的“屯田养勇，设卡防苗”的八字方针，妄图以此为“防苗制苗”、“一劳永逸”和“长治久安”之计。

这套“屯田养勇、设卡防苗”的八字方针，其具体作法是：没收苗民起义军官兵的所有稻田七万余亩，在湘西苗族聚居区的风皇、乾州、永绥、古丈、麻阳、泸溪、保靖等七县设置“屯田”，发给苗民耕种，征收屯租，每年可收入屯租十五万余担。就用这项屯租收入来设卡养勇。

所谓“卡”，又叫“屯卡”，就是在苗区或接近苗区的大道上关隘地点，建筑屯卡，根据地形位置的重要程度，以及管辖范围防备的繁简情况，设置游击、都司、守备、千总、把总、外委、额外等军官。大的屯卡养勇数百人，小的屯卡有十

余入，这些屯卡军官都是常设职，终年在屯卡内驻守。至于屯卡的兵勇，则招募附近农民充当，军官按官阶支领俸给，兵勇于应募合格之后，取得军籍，支领一份口粮，接受必要的训练以后，仍回家从事农业生产。此后，农闲时回营操练服役。农忙时归家进行耕种收割，如果发生战乱，随时召集回营。上碉堡防守或作战，因为屯卡兵勇只领一份口粮，至今湘西称当兵为“吃粮”。叫军队作“粮子”。此外，还在苗区各县设置了许多军事指挥机构。如在凤皇设有总镇，乾州和永绥设有副将，保靖设有参将，并在苗区大道两旁，构筑无数碉堡，层层设防，步步为营，进可以作战，退可以守。政府不需要出钱养兵，即可收到防苗制苗的实效。实是长治久安之良策。

二、屯田制度的弊害

傅鼎“屯田养勇，设卡防苗”的政策，是歧视和压迫湘西苗族人民极恶毒的高压政策，实行以来，引起湘西广大苗族人民的强烈不满，使湘西的民族矛盾愈益深化和激化。其弊害，概括起来，约有以下几项：

第一、湘西苗族人民聚居地区，本来山多田少，耕地不足，自实行屯田制度以后，掠夺了苗民的耕地，改为“屯田”。于是，许多苗族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，变成“赤贫”，不得不佃耕“屯田”，交纳屯租。因此，每年辛勤劳动所收获的粮食，要交纳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屯租，剩下的粮食，不够养家糊口，正常年景尚不得一饱，如遇荒年，就更糟糕。湘西的谚语说：“天干地开裂，田租少不得”。屯田的田租，每年是有定额的，不论年景好坏，屯租都要照例交纳，不能短少、湘西农民佃种地主和私人的土地，一般都是“上田别谷”、即多收多分，少收少分，无收不分、但苗民佃耕屯田，却无这种规定，

而且，屯仓管理人员只顾收租，不过问农田水利。因而水旱连年，灾害不断，更加重了苗族佃农的困难。

第二，苗族中的上层分子，特别是那些苗族屯官，利用特权，取得屯田的永佃权，他们有的把这种权利转卖给别人，有的则转佃给苗民耕种，收取田租，变成“屯田地主”。于是苗族佃农便遭受双重地租剥削，既要交付屯租，又要交付“屯田地主”的田租，每年劳动所得的粮食，在交纳双重田租之后，已所余无几，生活就更加困难不堪。

第三、屯仓管理人员，多半是当地的屯官和豪绅及其家属，汉苗都有。他们多数拥有武力，横行乡里，对于苗族农民，特别是屯田佃农，大肆敲诈勒索，如果苗农不满足他们的奢欲，便任意捕捉吊打，百般虐待，而且大斗进，小斗出，层层克扣，把他们侵吞中饱的款项和粮食大部分转嫁到苗族佃农身上，例如永绥县宋氏家族，历代都管理屯租，贪污累累，成为巨富。真是“田连阡陌，甲第凌云。”民国初年，宋海涛拥枪数百，成为永绥茶洞协台，后来因绥靖镇台谢重光要清算他的屯租贪污帐，他就率兵叛变，将谢推翻，后来陈渠珍几次要清算他的旧帐，也因他们家族的武力反抗，未能实行。永绥苗民在宋氏家族的横暴压榨下，陷于水深火热，无处申诉。满清末年，苗民廖成才的抗屯起义和此次“湘西苗民革屯抗日军”的起义，都发源于永绥，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此。

第四、关于“设卡防苗，”因乾嘉苗民起义失败以后，苗民牺牲惨重，暂时无力再起，而且满清政府吸取过去教训，层层设卡，防守比较严密，一时也无机可乘，因而湘西苗族地区暂时得到苟安，多年未发生重大变乱、由于安定日久，防务逐渐废弛，延至清末，所有屯卡已名存实亡，屯卡的兵勇散居各个农村，从事农业生产劳动，在屯卡只挂一个兵勇的名额，按

期领口粮，既无战事必须召集所属兵勇回营值勤服役，一切作战训练也就成了具文，甚至兵勇已经死亡，却隐瞒不报，仍然冒领口粮。遇有点验，则雇人冒名顶替，有些屯卡军官，对所属兵勇缺额，不补也不报，而把应发口粮，饱入私囊，这样，层层隐瞒，官官相护，不但屯卡有官无兵，即绿营的各级指挥机构，也变成了空头衙门，例如民国五年（一九一六年）永顺田月卿兄弟率众进攻保靖县城，炮弹击中参将衙门，当时的保靖参将姚晋侠惊惶失措，却不能调派一兵一卒出战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，可见当时湘西绿营制度已经腐朽无能。

第五、民国成立以后，所有屯卡已先后拆除，绿营机构亦逐渐废除，但湘西的屯田制度仍然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，所收屯租，由各地方军阀分别占用。民国十年（一九二一年）以后，湘西巡防军统领兼绿营指挥陈渠珍统一了湘西，把所有屯租全部充作该部的军饷，以后陈部先后改编为独立第十九师及新编三十四师、湘西的电务收入，仍然是陈渠珍部队粮饷的主要来源、陈渠珍生长湘西苗区，熟悉湘西苗族人民的情况，他一面用小恩小惠笼络苗民。如对苗民困难户所欠屯租，不严厉催收，一面并吸收苗族青年担任部队的军官和士兵等，同时对苗族中恶霸，则严刑惩罚，以示对群众关心，记得我在新三十四师司令部工作时，凤凰有一个姓龙的苗守备，平日仗势作恶，鱼肉苗民，被控告后，派兵逮捕归案，陈渠珍手令笞五百，监禁二年。受害苗民都很感激、至于胆敢违抗他的政令的人，则严厉镇压。因此，在他统治湘西的十余年中，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抗屯事件。

第六、民国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年），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，逼陈渠珍先后辞去陆军新编第三十四师师长，及湘西电务处处长的职务，调长沙工作。何键便委派余范传为湖南省第三

区专员兼湘西电务处处长，驻节乾城，取代陈渠珍统治湘西。这些外地官僚，不了解湘西苗族情况，他们认为，湘西地脊民贫，没有多大油水可以榨取，只有屯租收入，是一项数额极大而又稳定可靠的唯一财源。陈渠珍过去依靠这些财源，养兵数万，雄据一方，他们要长期统治湘西。在这外侮严重的时候，正规军要保卫国防，在湘西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，才能确保统治地位，屯租收入，将是他们建军和养兵的重要财源。为此，他们一面加紧催收屯租和旧款，一面又在屯租正额之外，巧立名目，征收多种附加捐税，加重苗民的负担，引起苗民的愤恨。同时，湘西散在民间的枪枝，为数甚多，总计不下四、五千枝，这是湘西土匪不易肃清的根源。如果能把所有民枪收缴集中起来，不但使土匪失去凭籍，也可以建立部队，扩充实力，这在余范传等看来，真是一举两得的事，何键对这两项措施，当然举双手赞成。他却另有自己的打算。他与陈渠珍积怨很深，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将他赶出湘西，但是陈渠珍以湘西人统治湘西，前后达十余年之久，确实根深蒂固，不易拔除。现在虽调虎离山，被迫去职，但他的旧部散在湘西的各个村寨，有的仍握有财力和武力，有如所谓“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”“清屯”和“挤枪”可以从根本上清除陈渠珍在湘西的潜在力量。这还是何键所求之不得的。因此，余范传与何键对这两项措施，一拍即合，便在湘西地区逐步推行起来。殊不知湘西有枪的实力派，既可“拥枪”自卫，又可“拥枪”压榨人民。他们视枪枝如第二生命，要他们缴枪，就是要夺他们的生命，必然会引起反抗，这是湘西“革屯军”起义的导火线。

总的来说，湘西的屯田制度，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压迫问题，也是湘西地区的火药库。历年以来，曾发生过许多次大大小小的抗屯斗争，此次何键的催收屯租与收缴民枪，点燃了

这座火药库的导火线，因而引起了燎原大火。

三、“湘西革屯抗日军”起义始末

永绥县（今花垣）的苗族人民，占全县人口的绝大多数，在“乾嘉苗民起义”运动中，永绥县苗民石三保首先发难，那次起义失败后，该县苗民受屯田的剥削也最沉重，苗民的不满情绪也最强烈，所以此次革屯运动，也首先发生在永绥。

永绥县龙潭乡苗守备石达邦，管理该乡屯仓，平日仗势作恶，欺压苗民，早为苗族人民所痛恨。民国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年）一月，石达邦因催收屯租，打骂苗民，激起了公愤，苗民石维桢当场将石达邦杀死，并与在场群众，打开仓库，分掉屯租，并举火烧毁屯仓。这是此次革屯军起义的序幕，这仅是苗民群众自发地反抗屯官的暴力事件，并不是有组织、有计划的革屯行动。

永绥县木沟寨苗民梁明元听到石维桢等杀死屯官和焚仓分粮的消息，便邀约苗民十余人秘密计划准备夺枪起义。这时，永绥县长李卧南奉余范传命令，限期收齐屯租，县长则将催收任务，交给各乡乡长负责，同年三月四日，该县长潭乡乡长常健率领团防十余人，到略坝催收屯租。事毕回家，在途中被梁明元等杀死，并夺获枪枝十余支，群众推举梁明元为大队长，宣布起义。随即率队攻占窝勾，下寨河及长潭等地，开屯仓分粮后，并将屯仓焚毁。次日，县城派兵赶到镇压。梁明元已率队避入深山。

梁明元宣布“革屯”起义，深得苗区各族人民的拥护，特别是饱受屯租压榨的苗族农民，更加欢欣鼓舞，踊跃参加起义军、革屯军的队伍，很快发展到三百多人，于是成立了“革屯指挥部”，以梁明元为指挥，石维桢为副指挥。

在这时以前，永绥县为废屯升科问题，曾组织一个“永绥县解除屯租请愿团”，由该县苗族知识分子吴恒良和龙子雍任正、副主任，成立年余，因何键和余范传不肯放弃“屯租”这块肥肉，所以毫无结果。这时，吴恒良见梁明元等革屯起义，声势日益壮大，为了夺取这支革屯军的领导权，表示愿与梁明元等合作，亲自到四川省的秀山县联络部分苗民，建立“山堂”，准备进行“革屯”的武装斗争。

永绥县长李卧南看到该县的革屯起义军声势日益壮大，急电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，请求派军镇压。何键一面悬赏通辑吴恒良、龙子雍、梁明元等革屯首领，一面调派国民党第十二师旅长刘建文率一个旅开赴永绥，对起义队伍进行镇压。梁明元自知众寡不敌，便将起义军化整为零，分散潜伏，梁明元仍在山中隐蔽，进行具体领导，吴恒良则于同年六月间潜逃汉口，进行活动。省军多次派队入山搜捕，都未发现梁明元及其所属起义队伍，仅对革屯军首领的家庭，大肆烧杀，空手而还。

风皇县政府遵从何键的命令，实行收缴民枪。该县苗族龙云飞，曾任陈渠珍部的剿匪指挥，退职多年，闲居在家，由于龙任剿匪指挥时藏有数十枝枪，结怨颇多。退职后，没有武器自卫，就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，所以坚持不肯缴枪。但当时风皇县长宋民手段毒辣，曾用“挤枪”关系，枪杀过凤凰辛亥革命首义的领袖唐世钧。龙云飞恐遭陷害，秘密逃出凤凰到长沙找陈渠珍，要求保护。陈渠珍那时住在长沙，亦在何键监视之下，未便出面，要他速去武汉找杨光耀商议办法。龙到武汉后，通过杨光耀与双景五（二人均系陈渠珍旧部）的关系，与湖南头目张炯等挂上了钩。张系 C、C 派原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，因与何键争权夺利，矛盾重重。当时国民党在湖南分为甲乙两派，人民根据甲乙两字的形象，戏称甲派“钻子

派”，以CC派的张炯为首。戏称乙派为“皮刀派”，以何健及刘岳厚为首。两派明争暗斗，闹得湖南政治上满城风雨，但何健掌握着湖南省军政大权，“皮刀派”显然占上风。而“钻子派”处处受到压制和排挤，因此，张炯等CC派对何健十分痛恨，千方百计想推翻何健在湖南的统治，当时正在与红军作战，何健手握重兵，还有利用的价值，蒋介石未便撤换他。

“七、七”事变前夕，何健的直属部队已陆续调往海防前线，而湘西的革屯起义军，却日益强大，何健无兵平乱，处境十分艰难，在张炯等看来，这是拔除何健这个“眼中钉”的大好机会。他从龙云飞处议之后，了解到湘西的革屯形势，认为机不可失，立即促龙云飞赶回湘西参加革屯起义，扩大声势，造成“倒何”的有利形势，张炯等把这项主张面报CC派总头目陈果夫和陈立夫两兄弟，得到完全支持。这时，吴恒良已来到武汉，龙云飞便与吴恒良商定，各自回到家乡，开展工作，扩大革屯起义队伍。

不久，芦沟桥事变爆发，全面抗日战争开始，原在永绥镇压革屯起义军的六十二师刘建文旅调离湘西，开赴前线。梁明元立即集合分散潜伏的队伍，举行会议，决定成立“湘西苗民革屯抗日指挥所”仍由梁明元任指挥，随即率队攻占了保靖县的水田、葫芦和奔沙三个乡。保靖苗民石兴顺参加革屯军任团长，七月吴恒良与张炯从汉口潜回湘西。集合川黔湘边境会党。自称“绥汉官寨主”，并于同年八月下旬，在永绥渔塘寨举行大会，鼓动群众投入革屯斗争。

龙云飞也同时潜回凤皇，秘密组织苗民举行革屯武装起义。凤皇、乾城、麻阳三县的陈渠珍旧部很多，其中还有不少苗族人民。自陈渠珍被何健逼迫下台后，部队被改编，很多人因编余失业，赋闲在家，对何健心怀怨恨。经龙云飞登高一呼，

便纷纷响应，踊跃参加。有的还自带武器前来。他们中的很多人，都受过军事训练，有较强的战斗力。龙云飞很快就组成四、五千人的队伍，成立“湘西苗民革屯抗日军”。龙云飞任总司令，率队进攻乾城。湖南省第三区专员兼湘西屯务处处长余范传狼狈弃城逃走。龙云飞部革屯军遂于同年九月八日占领乾城。接着，又分兵占领麻阳县城，附近各县，亦纷纷起兵响应，声势日益浩大，远近震动。

吴恒良和梁明元所部的革屯军，为与龙云飞部配合行动，于同年九月二十八日，集结永绥、保靖、龙山、秀山、松桃等边境大小二十余支武装共约一千余人，分二路进攻保靖县城，那时保靖县城无一兵一卒防守，完全是一座空城。县长姜干惊惶失措，一筹莫展。恰巧当时国民党政府盐务缉私队有一个中队，路过保靖，姜干便挽留他们协助守城。他们最初以未奉命令为词，推托不允，经县长再三要求，并出具证明，才得到允许。当时，保靖屯务军督带朱德轩正率所部驻守永绥县吉洞坪，与革屯军对抗。朱得悉梁明元进攻保靖县城消息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属和财产，便星夜率队赶回保靖，子夜二时左右抵达县城，立即由县长姜干召集朱德轩和缉私中军共商防御办法，由缉私中队负责防守丛树坡至梓童阁一线，朱德轩部屯务军负责防守喜桥溪一线，部署刚完成，革屯军已达城郊，开始进攻。梓童阁一线是革屯军的主攻部队，战斗十分激烈，因缉私中队枪械精良，弹药充足，利用有利地形，用火封锁前进道路，革屯军从辰至酉，经过多次冲锋。伤亡四十余人，未能突破防线，攻入县城。下午四时左右，梁明元命令所部撤出战斗，循原路退回永绥，喜鹊溪一线，是革屯军的助攻部队，守军朱德轩部，据守龙头山，用火封锁喜桥溪大路，革屯军虽占领笔架山制高点，仍未能压制龙头山的守军，双方激战数

日，革屯军伤亡十余人，朱部死亡一人，至下午四时，双方形成相持局面，接着，梓潼阁一线撤退回永绥，喜鹊溪一线的革屯军也相继撤出战场，退回原防。

梁明元进攻保靖失利后，退回永绥县境内，积极休整和扩充队伍。并与吴恒良合并，在永绥县的茶洞镇，建立“川黔湘鄂革屯抗日军总指挥部”，由吴恒良任总指挥，梁明元任前敌指挥兼第一团团长，到同年十一月，吴恒良和梁明元所领导的这支革屯军队伍已发展到二千余人。

龙云飞与吴恒良所领导的两支“湘西革屯军”，虽然是两个互不隶属的独立组织，但他们之间互相支持，密切合作，废除屯租，抗击官军，攻城略地，除暴安良，使革屯起义的星星之火成了熊熊燃烧的燎原烈火，而且越烧越旺，蔓延的地区也越广，不但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束手无策，一筹莫展，而且惊动了“身居九重”的蒋介石，他在陈果夫、陈立夫两兄弟及湖南人贺耀组的怂恿下，毅然撤掉何键的南省政府主席职务，调任为内政部长，另派张治中继任湖南省政府主席，于民国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年）十二月到长沙接任。

张治中在南京根据湖南省人贺耀组等的建议，深知“湘西革屯抗日军”的首，有许多是陈渠珍的旧部，与陈渠珍的关系十分密切，只有陈渠珍出山。去到湘西收拾混乱的局面，才是上策，因此，他到任伊始，即邀请陈渠珍多次秘密商谈解决“湘西革屯抗日军”的问题的办法。陈向张建议，分两个步骤进行解决，第一步是“废屯升科”以满足湘西广大苗族人民的要求，第二步是收编革屯军的队伍，以满足革屯军官兵参加抗日的要求。张对陈渠珍的建议，完全赞同。民国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年）三月，张治中用湖南省政府的名义。召开湘西有屯七县代表会议，达成了“废屯升科”和“革屯军受编抗日”的协议，